

BLACK & WHITE METRO

张荣传

陈瑞慧

Loc Chang

Yvon Chan

著

黑白地铁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(GROUP)

北 京 出 版 社

黑白地铁

BLACK & WHITE METRO



张荣传

陈瑞慧

Loc Chang

Yvon Chan

著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(GROUP)

北 京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白地铁 / 张荣传, 陈瑞慧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5
ISBN 7-200-06112-3

I. 黑… II. ①张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1101 号

黑白地铁

HEIBAI DITIE

张荣传 陈瑞慧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 京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× 1240 32 开本 10.125 印张 240 千字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7-200-06112-3/I·918

定价:1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010-58572393

LOU CHANG YUON CHAN
BLACK & WHITE METRO

我们的缘分 大约只有一本书那么多

黑白鐵

LOC CHANG

YUON CHAN

BLACK & WHITE METRO

你走之后，
我冷若冰霜，
我反复无常，
我天下无双。

黑白钓

LOU CHANG

YUON CHAN

BLACK & WHITE METRO



如果有一天，我的双眼瞎了，你的一切我就再也看不见。
可你的一切美好，却都会永远停留在我瞎掉那天的脑海。

黑皇铁

LOU CHANG
BLACK

&

WHITE

YUON CHAN
METRO

走之前闭眼，走之前
仔细完整抚摩你的脸，走之前让每根手指都记得你的样子。

黑白致

LOO CHANG

YUON CHAN

BLACK & WHITE METRO



你和他不能在一起，只因为你和他活得不一样。

黑島鉄

LOU CHANG

YUON CHAN

BLACK & WHITE METRO



所谓思念，就是不知道你在城市的哪一边，我在城市这一边，但是每次抬起头，依然可以看见天空浮现你的脸。

黑白鐵

在我与你认识之前，
你有你世界，我有我世界，
我们各自生活在两个世界，
尽管说我们都在地球上。

不幸的是，在我們有幸认识之后，
发现即使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
也并不是两个人的世界。

序 言

这本书讲的是一些生活小事儿和一些小感觉，所谓“第四人称”其实很好懂，一看就明白。在现实中，人在与外界发生接触时，会同时得到自己的主观判断，以及外界对你的客观判断，一忽儿是自己看自己，一忽儿是别人看自己——这么进进出出打量自己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写作上可以这样，生活中又何尝不可以这样！

故事还是挺好看的，很多片段看着像电影，像镜头，挺生动的。作者曾经说过：“没有人能够平平淡淡地活一辈子，即使在别人看起来这个人活得很平常，而在这个人自己看来，他所经历过的一生，总会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过。”这话我同意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精彩的，世界的精彩是由个人的精彩汇聚成的。

书中的语言是一种即兴式的小絮叨，情绪化的，呵呵，青春期的特点，却叫我想起另一种青春，我经历和曾经见识过的青春。不幸的是，我长大成人后，就很难真正关心的别人的青春了，也许因为喜欢横向对照，会关心一下与我不同的中年人。这本书让我重新又找到了我青春期时候的一些情绪，没来由的、扯不清的，但却是让人觉得亲切的。即使同是喜欢写作的青春，我的也与这本书的作者不太一样，那时候，我认为写东西的起点是学习，学习的方法是阅读，通过大量的阅读，尤其是对名著的阅读，渐渐地发现什么是可以写一写的，什么是可以不写一写的，人物是怎么写的，景色是怎么写的，对话是怎么写的，心理活动

M
E
t
r
o

黑

白

地铁



Black &
White
Metro

又是怎么写的，叙事情从哪里讲起，如何连接一件事以及另一件……而最叫人头疼的是，写一段后，会问一问自己：写它有必要吗？我到底要告诉给别人什么呢？我要向别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如果这些都确定了，而且是肯定是答案，那么还会继续问自己，写下的这一段是否会叫人感兴趣，如果像这样说这件事，会不会叫人倒胃口呢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讲这一段呢？

最后，还会胆战心惊地想，这一段该不会在哪一本书里已经出现过了吧？这种意思恐怕别人已经讲得很好吧？于是搜索枯肠，把想到的名著里的句子过一过，或是翻一翻名著，看看同样的意思，是否有表达得更清楚生动的，最后，还要检查一下，书里的事是不是够新鲜，也就是说，那时的风气是，当一个人要发言的时候，猜想一下别人爱不爱听。当然，所有这一切做完之后，一般来讲，就会有一种“还是别写了”的感觉油然而生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低人一等的消沉感受，认为自己写东西全完全是没事找事儿，接着就会把写的东西放到一边，等什么时候狂妄劲儿上来的时候，再厚颜无耻地写上几笔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的青年作家们完全不必这么战战兢兢地写作了，写作更多意义上成了一种自娱与娱人兼为的活动，一种文字的卡拉OK。想表达什么，就把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抒发出来，自己读一读，大家读一读，达成了某种情绪和思想的交流，这件事就被干脆利落地完成了，十分健康与理想。也许早就应该这样写，也就是说，想怎么写，就怎么写，多写，多抒发；读者也是想怎么读，就怎么读，多读，多思量。中间不夹杂太多的主观判断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自在，就如同我写下的这一篇序言一样。

石 康

目录



contents

[序言]	石康	1
[楔子] The south white	/张荣传	1
[第一章] 无心坚持的僵持	/陈瑞慧/张荣传	4
[第二章] 漩涡是大海试飞的翅膀	/陈瑞慧/张荣传	13
[第三章] 战场中走神的士兵	/陈瑞慧/张荣传	21
[第四章] 地铁干线在城市网漏的鱼	/陈瑞慧/张荣传	34
[第五章] 樱花落 流星错	/陈瑞慧/张荣传	45
[第六章] 遇见 为了平行的距离	/陈瑞慧/张荣传	54
[第七章] 没放完的烟花没再放	/陈瑞慧/张荣传	64
[第八章] 夏天的马路睡不着	/陈瑞慧/张荣传	80
[第九章] 离眼出走的泪水	/陈瑞慧/张荣传	101

- [第十章] 晒到一半的忧伤 /陈瑞慧/张荣传 125
- [第十一章] 假面一滴泪 /陈瑞慧/张荣传 156
- [第十二章] 没演出就入戏叫作演戏 /陈瑞慧/张荣传 183
- [第十三章] 没有邮差来的信 /陈瑞慧/张荣传 215
- [第十四章] 装聋作哑一种幸福 /陈瑞慧/张荣传 226
- [第十五章] 隐藏在吉他弦中的画面 /陈瑞慧/张荣传 247
- [第十六章] 最后的续集(上) /陈瑞慧/张荣传 271
- [第十七章] 最后的续集(下) /陈瑞慧/张荣传 295
- [第十八章] 掉进记忆的两个时间齿轮/陈瑞慧/张荣传 305
- [第十九章] 其实七等于零 /陈瑞慧/张荣传 312
- [尾声] 回到江南白 /张荣传 314
- [后记] 飞快地走久了,就飞走了 /张荣传 316

[楔子]

The south white

江南的严冬，万物枯萎。

许是雪下的次数和量数都不够多，这小村里连梅花都很少见，一旦绽放便成全村颜色最白之物，便不幸从无意苦争春的境界沦落成出头鸟，被没机会玩打雪仗的孩子摘完。此情此景，导致年年梅与雪的高水平竞争还来不及开始，就提前结束。

大部分时间，天空都灰蒙蒙的，白天的成色不够纯，夜也不够黑。而寒冷一直一直延续，成全一年四季的平淡无奇，跟嘴里呵出的白色气团一样索然无味。

江南的严冬，我习惯天黑不久时间还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就钻进被窝里睡觉，刚钻进被窝那会儿，全身都立刻暖和起来，除了双脚。十个脚指头，想达到跟身体一样的温度，如果没有热水袋，总要过一个小时左右。

——“小调，起来，快点起来。”

每个清晨，大约睡到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被窝还是暖和的。在这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睡着睡着，双脚会渐渐变得冰凉，眼睛也会自己慢慢睁开。那时候大概是六点半左右，也是我该起床去上学的时间。

——“小调，起来，快点起来。”

那天，我的双脚还在发烫，双眼还怎么都睁不开的时候，迷

M
E
t
r
o

黑白地铁



迷糊中就被谁拉开了被角，还被使劲用力地摇晃着。我仿佛被谁突然从另一个世界给拽了回来，赶紧坐起身子揉揉眼皮，然后努力地把眼睛睁开来，瞳孔的开合跟不上光线的速度，被刺得一下子重新合上。

——“什么事情呀，妈妈？”

在刚才睁开眼睛的一刹那，我已经看清楚了，是母亲叫我起床的。

母亲很少会在早上叫我起床。之前我上课从不迟到，全凭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习惯。

——“傻孩子，你不是一直想看下雪吗？你看看外面，那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？”

——“难道是下雪了吗？哇！”

十七岁的我，满脸天真的欣喜。我掀开被角，来不及披上衣服，赤着脚就从床上翻落地跑开来，然后拔掉门闩，打开大门。

小调眼里是整片静谧的纯净。那似乎接近透明的白，散发着一点点淡淡的清水香。那白色如此严密，我看不到哪里有黑点，整个世界洁净得不可思议。

——“好美啊！”

风刮过时，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是风，站在风头上的我就是风的一部分，肉眼所能见到的已经是全世界。

当妈妈用爸爸那件大大的风雪衣裹住我的身体，小调的嘴已经冻得冰凉，却依然不断发出由衷的感叹。

和我一起看着这朴素的江南白的妈妈，在旁梳着长长的墨青色的头发。她不知从那刻起，她的儿子就已把雪花的颜色从此牢牢地铭刻在了记忆中。

雪不会经常下在江南。

这是小调见到的第一场雪。舍不得它们融化的我，像捡到水晶一样捧在手，安静地看着雪花最终还是冷却了温暖的掌心，慢慢自动变成一摊水，然后从冰凉手指的缝隙间流失殆尽。

当天傍晚放学后，小调爬上全村最高的山峰。

洒落一地的花瓣跟雪水流经过的泥土混合在一起，梅花都开了，漫山遍野是深郁的幽香。

等到从气喘吁吁到呼吸恢复平静的时候，我就该回家了。

顺着蜿蜒的山路，一直往下走，小调才发现这史前也罕见的黑色夜空，原来一直就在我的头上，而江南的雪曾经比白天的天空都白。

仿佛已经历尽千辛万苦，一种孤独的归属感终于出现，开始在浓厚的夜幕里召唤小调。

M
E
t
r
o